

# 文化 周刊

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主编 连国秀 责编 李琳红 校对 黄爱英

## 回村小记

□ 刘力

母亲抗癌十三年，还是转移了，继续抗争又在念叨夙愿，提及下放农村的日子，说起了赣南王沙村的瑶下、竹森下。童年所在便是家乡，乡愁，在游子梦中。

那些日子距今已有半个世纪，数年前回过一次，圆了父亲留下的梦。便是在母亲的唠叨中，我踏上了半个世纪的第二次返村，轻问小村是否别来无恙。

“我时常时常地想念你，我愿意我愿意回到你身旁……”从南昌到宁都，从前车行需要十余小时，如今宽敞的高速三小时便够了。下高速上了乡道，周道如砥，阳光和煦，童年的回忆便从脑中溢出，飘得很远很远，车行一步，小村的重量就增加一分，邓丽君那首《小村之恋》耳边依稀。

回到小村瑶下。当年的班主任志斌年逾八旬，听力已衰，早早就倚在路旁翘首盼我。当年的教室已不复存在，曾经爬树翻墙的场景终究成了回忆。

挽老师进厅堂，那是典型的村屋，干净亮堂。师母端出热腾腾的香茶，唠起了半个世纪的岁月惆怅，在这启蒙年余，除去节假日，上学日子真心不多，但老师背着满身泥水的我回家，大雨中与学生“抢救”教室的场景却历历在目。站在校舍遗址处，连通儿时同学的视频，说着说着竟哽咽，泪滚烫。

村村已通公路，我却固执地走进了杂草丛生的小路，卸下所有的风尘，与土地做短时的联接，寻找袅袅余音。那里有童年上学的赤脚印迹，山坡小道只有短短的七里，却缀满了隐在心中的遥远记忆，野花野草的香味，牵引着我的魂灵，岁月掩去了太多的童声童影。“到家应是，童稚牵衣，笑我华颠”，童年是纯洁的百合，幼时同窗和生一路陪聊，温暖了我的童年。

小村竹森下，近了，我远远瞥见片片云朵下渐渐清晰的村落，靠山如屏，巅连如月，荷塘莲花，田中小道，溪流耕牛，好一派江南田园风光。

父亲的小伙伴任保年近八旬，黑瘦的他跑至村口，迎我入屋。“太

久太久了，我想你的爸爸妈妈了”，上回返乡未见，今见已别五十载，青年已耄耋，孩子也近花甲。任保家用最高礼节款待我，一盆盆莲子鸡汤入碗，你喝两口，她加一勺，那碗汤永远喝不尽，喝在嘴里甜在心里，汤与人同，余味悠长。

任保用我已听不太懂的客家乡音数起了家珍，拂去我一路风尘，散居王沙各村落的几位下放干部，当年插秧、耘禾、收割、放牛、记工分……熟悉片段串起峥嵘岁月，时光如白驹过隙。我却沉湎没有电的小村，倚在妈妈的腿上，享受着那柄蒲扇扇出的恬淡。

小村依山清溪流，农家小院记春秋。幼时抓鱼捞虾的小溪还在静静的流，微微轻波浸润着岁月的依偎在我骨子里涌动。旧居早无，小楼新立，幼时女同学匆匆赶来，动情地说起了推倒老屋建新房的事，全无当年姑娘的羞涩，将山村连同儿时的记忆一并唤出，唯有淡淡茶香飘出串串厚重的记忆，容我闭目听蝉。

当年观云赏月的谷场，旁边水塘菜地，连同着我们的童趣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唯有那棵被时光掏空的老树，傲娇地伫立村头，守望这片土地，活成了小村最长寿的主人，轻声倾述故人故事，虔诚的心足以唤起逝去的岁月。拨通病床上妈妈的电话，这头那头千余里，这时那时五十年，将温馨和留恋长长相牵。

村中留守的人不多，大多是老

人孩子，淳朴乡风温馨乡情，平素宁静的生活已被我回村搅动，小村沸腾如赶集。父亲离世20余年，我以为名字渐淡，没曾想在这里却再次成了明星。老人们抢着说，一个地质爆破专家，一个体操队员，一个家庭，一段悠悠往事。乡野熙和，乡情依旧。父亲生前曾说，那段农村下放的日子值得回忆，吃苦了成长了。

任保、和生带我村庄转悠，看那成片的莲塘，说新农村建，因地制宜建苗圃，村民生活幸福安康，我的意识却莫名其妙地开了小差，想起了那时老俵们接济的鸡蛋，还有香香的红米粥，回味吹皱了我心田一池碧水。

夜色、炊烟、佳肴、笑声……母亲教他们脱盲唱歌，调皮的弟弟扔石头打破了任保的头，日复一日劳作中的笑料……任保动情地说起接送我们家的场景，来时冷清，走时全村像是过了一个节，多么淳朴的乡亲，多么深情的土地，憨厚朴实的山村老俵，心中深藏浓浓情怀，让记忆穿梭银河。

和生同学拿出了珍藏多年的宁都窖酒，和生嫂做了满满一桌菜，围坐桌前，竟忘了时间，那不是一桌饭，谈的是往事，吃的是记忆，每一道菜都是一段岁月，都是一片弥足珍贵的回忆。

人不醉心自醉，老乡拿出了自种的莲子，自制的茶叶，要我带给远方病中的母亲，祈祷她再次战胜病魔，那片盛情让我不忍相拒，只好悄悄地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红包……

车开了，回头望去，任保、和生……还在缓缓地向前跟着，志斌老师则远远地挥手望着，夜色中的村舍渐行渐远，半个世纪的回味却越嵌越深，仿佛在呼唤那个让人反思却难以忘却的年代，刻录善良朴实的村民，还有父辈们的青春足迹，夹着浓浓乡音，连同那日复一日袅袅升起的炊烟。

瑶下、竹森下，我还会回来，寻找那个在田间小路蹦跳的青涩少年，再听蝉鸣，再看荷花，再还童年一个吻。

## 家乡的那片湿地

□ 沈师

连续几天，天气阴沉灰蒙蒙的。乡亲们一边抗旱，一边渴望老天作美，能够早点痛痛快快地下场雨。

乡亲们在等待中失望，在失望中等待，就是不见雨水降落。焦急的村民唯恐辜负了突然而至的雨水，有的还没等天下雨，就提前给晚玉米等庄稼施上化肥，只等雨水一落，第一时间就能滋润农作物。大伙就这样苦巴巴地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自己斗。

在地头，我遇到了八旬老人郭玉平，正用电动三轮车拉水抗旱，车上大大小小放着五六个桶，全都装满了水。此刻，老人提着水桶，用塑料水舀舀水浇地，土地里昨晚刚撒上了种子，正需要喝水发芽。看到老人一趟又一趟从老远的地方运来水，又一勺一勺地舀水浇地，人显得非常辛苦。于是，我上前搭了一把手。老人感激地笑笑，又喟然长叹，说：“雨从头上走，就是不落地！”

紧挨郭玉平老人家土地的，是大棚蒿子种植户老何家，他种植了四五个大棚蒿子。这时，天气还有些热，大棚铁架子上曾经披挂的塑料薄膜都还没上架，青芬芬的蒿子通透透气，一眼望不到头。老何说这是早蒿子，待再长长一些，就可以割掉长出的部分，留下蒿根，等待重新发芽，长成新嫩的蒿子，那时天气转凉了，大棚就会盖上薄膜保温，赶在春节前，鲜美脆嫩的绿色生态食材——蒿子就隆重登场，满足犒劳我们的味蕾。

这么一大片蒿子生产大棚，时令性又很强，遇到多年罕见的旱情，怎么供水保墒呢？我询问老何。

老何说：“开始我们也是愁坏了！一是水源紧张，二是附近水渠基本上都没水了，运水的距离远，成本高。但季节不等人。像我们这几家，还算运气好，屋后的水塘还蓄了些水，我们就买了两千多米水管，抽水抗旱，好歹维持了过来。”

离开田间地头，我沿着洲子边走边看。前些年，洲子上兴起栽种柿子树，几乎家家户户，门前屋后都栽种有柿子树，几年后就开始挂果。现在，每到中秋节过后，柿子树上挂满了或青、或黄、或红色的柿子，既成为洲子上一道靓丽的风景，又让乡亲们饱尝了舌尖上的美味和口福。父老乡亲对柿子树寄予了特别的情感，祈愿年年岁岁事事（柿）红。只是相较于往年，今年结出的柿子，要明显小了一个等级。老乡们说，这都是叫旱情给闹的！

有过洲区生活的人都知道，由于洲子四面环江，为防御洪灾，洲子四周都会围建几道大堤，大堤即江堤，就有了圩里圩外之称。大堤横七竖八，较为气派。我们沿着大堤往南岸行走，向江边进发。

下了大堤，由圩里转到圩外，刚刚还是平整的土地，一口接着一口的鱼塘，转头瞬间，仿佛一下子进入了原始生态湿地，我一时不能确定这片湿地叫什么名字，依稀猜想可能是儿时的“斑鸠湖”，记得以前来过两次，还对这个地名感到很好奇，走过中垅村还要走很远，一直走到江边，终于能看到一望无际的芦苇，和数不清的形似野鸽子的鸟儿在芦苇荡周边纷飞不停。冬季进入枯水期，又适逢农闲，除了大兴水利，挑大堤之外，乡亲们便不辞辛劳，来到“斑鸠湖”割芦苇，编织晾晒棉花、地瓜干等农产品用的栅子和芦席，通风透气，收放自如。这里阡陌纵横，河汉交错，芦苇连片，白鹤成群，翩跹起舞。还有许多的斑鸠在这栖息。斑鸠长得极似鸽子，老家人俗称野鸽子，野鸽子多了，加上江水涌进，泥沙淤积，形成了一个湖泊和芦苇荡，远远望去，连成一片，十分壮观，当地人便将这个地方唤叫“斑鸠湖”，其本意是斑鸠湖。

这么多年来，洲子南岸几经江水冲刷，发生了多次崩岸，斑鸠湖也是几经磨难，死里逃生，终究凭着顽强的生命力，和坚韧不拔的努力，倔强地生存了下来，成为不可多得的自然景观，是一片处女里，其生态的多样性，物产的多样化，让我叹为观止。我想，保护好利用好这片生态湿地就是优化我们的生存环境，让其发挥独特的自然生态优势，造福于民，善莫大焉。

洲子，我家乡的那片湿地……

